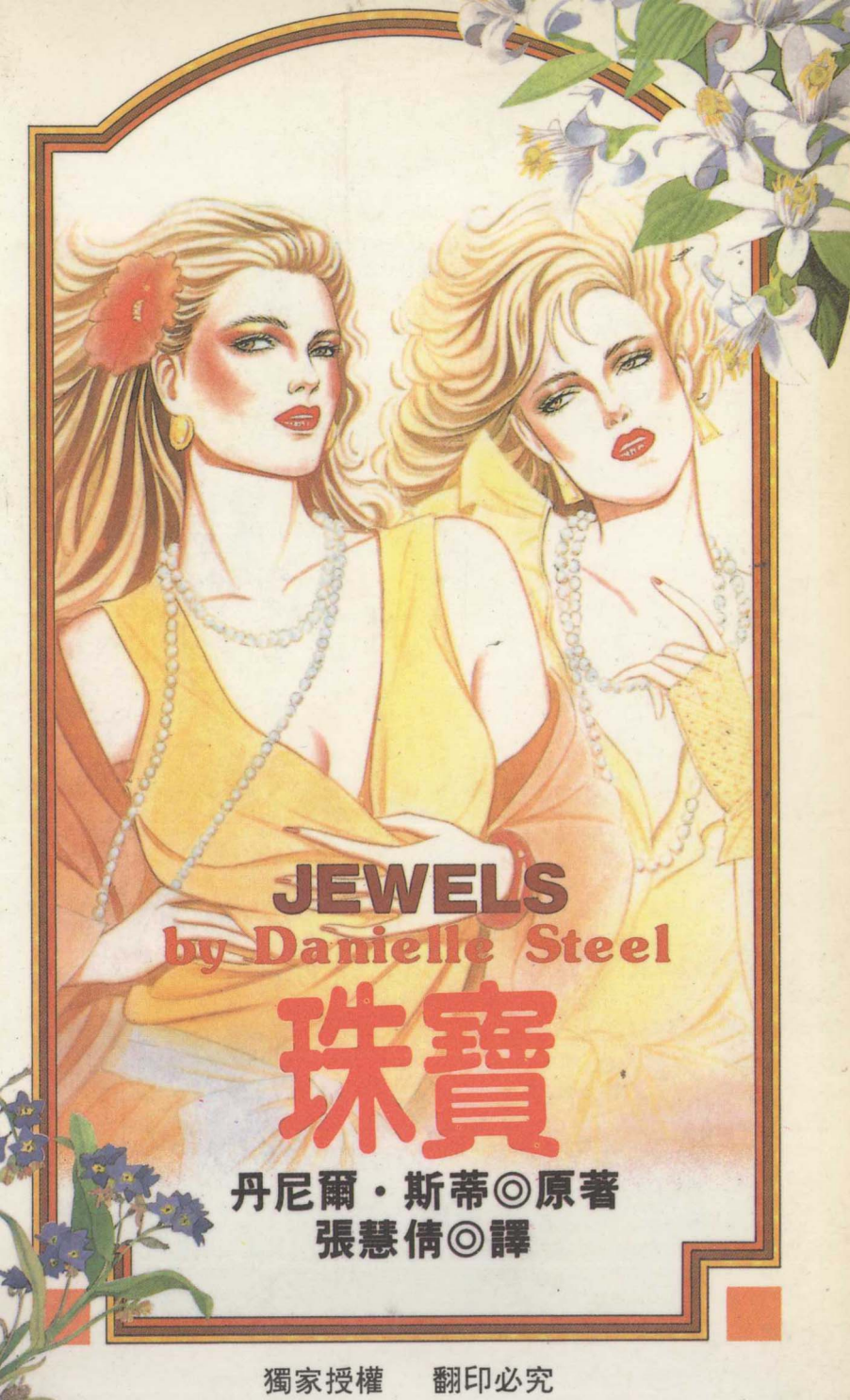




JEWELS
by Danielle Steel

珠寶

丹尼爾·斯蒂◎原著
張慧倩◎譯

伊 甸 園 系 列

珠 寶

丹尼爾·斯蒂 原著

張慧倩 譯

花 山 文 藝 出 版 社

一九九三年·石家莊

(冀)新登字 003 号

伊甸园系列

珠 宝

Jewels

原 著：丹尼尔·斯蒂

Danielle Steel

译 者：张慧倩

责任编辑：苏建民

美术编辑：李文章

出版发行：花山文艺出版社

地 址：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：河北新华印刷一厂

地 址：保定市省印路 19 号

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转授版权

版权代理：大苹果股份有限公司

850×1168 毫米 1/32 11.875 印张 228 千字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

199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：1—10,000 定价：9.00 元

ISBN 7-80505-919-5/I·859



夏日艳阳下的空气寂静至极，鸟鸣以及数里之外的声音皆可闻。莎拉坐在窗口安详地向外眺望。莫斯堡的这座花园经过精心设计和修剪，高耸入云的树木在堡周围形成绿色的屏障。花园的设计师与凡尔赛宫花园出自同一人。莫斯堡有四百年历史，而韦莎拉公爵夫人在此地居住了五十二年。她在少女时代和威廉来到这里，回忆使她绽开笑容，同时看见门房的两条狗争相追逐而去。一想到马克会非常喜欢这两只牧羊犬，她的笑意就转浓了。

坐在这儿欣赏他们辛勤维护的花园，总会使她的心情平静。战争的绝望、无止尽的饥荒、荒芜的大地，这些都是那么就容易就回想起来。当时一切都好艰困……不同……好奇异，不过它们似乎并不久远……五十年……半个世纪。她低下头看着自己手上两颗完美的方形翡翠戒指，这两只戒指是她经

常戴的，而这双老人的手仍然令她吃惊。幸好它仍然是一双美好、优雅、有用的手，不过这双手的主人是个七十五岁老太婆。她过得很好也很长寿；太长了，有时候她会这么想……没有威廉的日子太长了……不过她永远有许多事要做、待计划，要照料孩子们。她很感激能够拥有这么多年岁月，但是直到现在她并不觉得该结束，或是已经大功告成了。人生之旅，总会不时出现意外与不可预见的事物需要她的关注。她没想到孩子们依然需要她，经常向她求助，使她自觉还相当重要，还有用。此外还有他们的儿女。她笑着站起身寻找他们的踪影。她可以从这儿看见他们抵达，纷纷下车抬头望向她的窗口。他们似乎认为她一定会在这个窗口守候着大家。每当他们要来的午后，她总会在楼上的这间小起居室找到可做的事，边做边等待。如今他们虽然都已成年，只要看见他们的脸，倾听他们的故事和问题，那丝微微的兴奋永远都会存在。她为他们操心、爱他们，因为他们象征她和威廉共有的爱情的一部分。他是个了不起的男人，远超乎任何梦想。即使在战后，他依旧为人尊重，留在每一个人的记忆中。

莎拉缓缓走过她时常利用的白色大理石壁炉，在寒冬中，她会坐在炉前思考、记录重要事物，写信给孩子。她时常和位于巴黎、伦敦、罗马、慕尼黑、马德里的每个孩子通电话，不过她最喜欢的还是写信。

她站在一张桌前看着铺在上面的褪色织锦桌巾，这是她多年前在威尼斯找到的古董精品，她的手指轻轻抚过上面的照相框，一一拿起它们瞧个仔细，并且突然能够轻易回忆起每一段往事……他们的新婚之日，威廉被某人的一句话逗得大笑，她仰起头羞怯地注视他。那天充满太多欢乐，她几乎

以为自己的心会被欢愉胀破。她穿了一件灰棕色、缀着花边的衣服，一顶样式新颖、附有头纱的灰棕色帽子，捧着一束茶色兰花。他们在她的父母家结婚，仪式简单，观礼的都是双亲的至友。参加婚宴的人数将近一百人，气氛安静、高尚。这次没有伴娘、伴郎，也没有盛大的结婚派对，不再有年轻的喧闹，只有她姊姊从旁照顾她。那天她穿的是一件美丽的蓝色缎面衣服，配上一顶名家设计的耀眼帽子。她们的母亲穿的是翠绿色短洋装，和莎拉手上的两只翡翠戒指几乎同色。但愿母亲能活着看见她过得有多么满足。

桌上还有其他相片，有孩子们童年的留念……抱着第一只狗的裘恩……看起来十分成熟，其实只有八岁的菲利，刚进伊顿学校的模样。还有十几岁的亚蓓在法国南部……以及他们每一个初生时在莎拉怀中的相片。这些照片都是威廉拍的，当他看着莎拉怀抱每一名新生儿时，总是强忍住眼中的泪水。此外还有依兰……看起来好小，站在菲利身边，相片黄得都快要看不清相中人了。但是每当莎拉看着它时，总会热泪盈眶。她的生活美好而且充实，不过也不尽是平顺。

她对着那些照片凝视良久，回溯每一个片段，想念每个人，小心翼翼地避开痛苦的往事。她叹一口气，走向长排落地窗前。

她的外表高贵、高挑、背部挺直，头部的角度优雅，宛如舞者一般出色。她的头发雪白，以前则是漆黑的；深绿色的大眼和戒指一般碧绿。在她的儿女中，只有亚蓓遗传了她的眼睛，但是没有莎拉那么深。他们也没有一人具备莎拉的炯炯眼神与坚毅不挠的气质，她也正是凭借这股意志力度过生命中的波折。他们的生活比她轻松，她很庆幸这点。但是

她也怀疑是否对他们关怀过甚，软化了他们，太宠爱他们，使他们变得比较软弱。当然不会有人说菲利或裘恩、赛伟、甚至亚蓓软弱……不过莎拉却拥有孩子们欠缺的坚强灵魂，一股自她体内辐射而出的力量。当她进入一个房间时，人们无论喜不喜欢她，都会对这股力量产生敬意。威廉也具有这种气派，不过比较经常借着他对人生的幽默以及他的好脾气表现出来。莎拉相形之下较为沉静，除了与威廉在一起时。他能引她发挥潜力。她经常说，他给了她一切，她喜欢、热爱、需要的一切。她含着笑望过草坪，回想起一切的开端。那似乎在几小时前……几天前。她很难相信明天将是她的七十五岁生日。她的子女和孙儿要陪她一道庆祝，之后还会有上百名重要人士前来道贺。这个宴会总让她觉得很愚蠢，不过孩子们坚持非举行不可。统筹设计者是裘恩，连菲利也从伦敦打过多次电话来确定万事齐备。赛伟则发誓不管他在波兹华纳、巴西或是天知道什么地方，一定会飞回家参加。这时当她站在窗前屏息伫候时，又感到兴奋起来。她穿着一袭香奈尔设计的简单黑衣，戴着经常不离耳的巨形珍珠耳环，识货者第一次看见它们都会忘了呼吸。这对耳环从大战期间就属于莎拉，今天的市价超过两百万。她从未想过出售它，因为她深爱它们，也因为威廉坚持让她留住这副耳环。“韦特菲公爵夫人应该拥有这样的珍珠，亲爱的。”她第一次试戴它们时他曾经开着玩笑对她说，她当时穿着他的旧毛衣，正在整理下面的花园。“可惜我妈妈的首饰和这副比较起来，变得微不足道。”他逗笑了她，又将她拥在怀里亲吻她。

正当她等的不耐烦，从窗口再次转身时，听见第一辆车转进车道。那是一辆奇长无比的黑色劳斯莱斯，玻璃窗暗得

看不清车内的人，不过她知道他们是谁。她笑咪咪的注视着汽车。大轿车在大门口煞住，几乎正好在她的窗口下方。当驾驶者下车赶到后面开车门时，莎拉愉快的摇摇头。她的长子永远是那么气派和英国作风，对于从后座自行下车的女士，他正在掩饰不等他开门的无奈。她穿着一身白色丝质衣裳、香奈尔皮鞋，短发剪得十分俏丽，浑身戴满钻石，在阳光下闪闪生辉。莎拉笑着转身离开窗口。这只是一个疯狂、有趣假期的开始……难以置信，不知道威廉对她这场大肆铺张的七十五寿宴会作何感想……七十五年……太多……太快了……从当初到现在，一切似乎仅在弹指间……



汤莎拉诞生于一九一六年的纽约，是两姊妹中的妹妹，虽然比较不幸，日子却非常舒适。她的姊姊珍妮十九岁时嫁入富甲一方的凡德比家族。莎拉两年后和范弗雷订婚，那天是感恩节。这一年她十九岁，而珍妮与彼得才生下头一胎，是个有一头草莓色卷发的迷人娃娃，名叫詹姆。

莎拉与弗雷的文定，对她们家并非意外，因为她家和范氏家族是多年老友；他们对弗雷了解较少，因为他经年就读寄宿学校，直到他在纽约念普林斯顿大学，大伙才时常和他见面。他六月毕业，同年两人订婚。他是个聪明、外向的青年，在朋友之间谈笑风生，坚持让人人都能尽兴，尤其特别注意莎拉。他鲜少对任何事情认真，不时开玩笑。莎拉对他的关注很感动，也深受他开朗性格的吸引，他随和，很容易攀谈，他的笑声和兴致似乎有传染性，人人喜欢弗雷，即使

他缺乏事业心，除了莎拉的父亲，没有人在意。莎拉的父亲认为年轻人应该做点事情，无论自己多么富有，他的父母是谁都一样。汤艾德拥有一家银行，并且在订婚前和弗雷讨论未来的计划。弗雷向他保证一定会安顿下来。事实上，纽约的杰比，摩根公司和波士顿的新英格兰银行都有工作机会等待他。新年之后他会选择其中之一，汤先生闻言大表欣慰，于是立刻答应两人准备订婚。

这一年的假期对莎拉而言充满欢乐。无数订婚宴会等着他们，两人夜夜出门访友，通宵跳舞。午餐和晚餐的邀约无休无止。莎拉在这段期间发现弗雷有喝酒的习惯，但是不管他喝多少，还是非常机智、礼貌、迷人。纽约的人全都热爱范弗雷。

婚礼订在六月，到了春天莎拉已经忙得不可开交，一方面忙着收结婚贺礼、试礼服，同时要参加更多朋友举行的派对。她觉得头晕目眩，也很少见到弗雷，两人似乎只能在别人的宴会中相见。其他时间他总是和朋友在一起，他们全都要为他“准备”进入“严肃的婚姻生活”。

莎拉知道她应该感到高兴，但是到了五月，她终于对珍妮表白一点都不喜欢这种状况。生活中的旋风太多，仿佛失去了控制，她觉得筋疲力尽。一天傍晚试完最后一次礼服，她忍不住失声痛哭，她的姊姊递给她一条手帕，轻抚她的黑色长发。

“没关系。每个人结婚前都会有这种感觉。它应该是美好的，其实却是一段困难的时期。一下子发生太多事情，让你没有一点时间思考或坐下来单独静一静……我结婚前有一段日子也很难过。”

“真的？”莎拉的碧眼转向姊姊，她才满二十一岁，在莎拉眼中似乎具有无比的智慧。能够向一个有同感的人倾诉，使莎拉着实松了一口气。

莎拉唯一不存疑的是弗雷对她的感情，以及他们婚后必定会幸福。只不过“嬉闹”活动实在太多，宴会太多，让他们分心和困惑的事情太多。弗雷好像只想出去痛快地玩。两人好几个月没有认真谈过话。他也还没有告诉她他的工作计划。他只是不断叫她别担心。他没有接受银行的差事，因为婚前要做的事太多，新工作会占据太多时间。汤艾德对弗雷不去上班之事有些忧心，但是并未对女儿提一个字。他和妻子讨论了这件事，汤薇丽则相信结婚以后弗雷应该就会安顿下来。他毕竟是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。

他们的婚礼终于在六月如期举行，所有的准备都是值得的。婚礼在第五街的圣汤玛斯教堂进行，婚宴设在圣里吉斯饭店。来宾有四百人，美妙的音乐和美食贯穿全场，十四名伴娘穿着桃红色细棉礼服；莎拉的礼服是用法国细棉布裁制的，拖纱长达二十尺，头纱是她曾祖母的珍藏。她美得不可思议。弗雷也英俊过人。这一天阳光灿烂无比。这是一场完美得没话说的婚礼。

蜜月也非常美好。弗雷借了朋友位于鲑鱼角的房子和一艘游艇，两人单独度过新婚的第一个月。莎拉起初对他很害羞，但是他非常温柔、善良、幽默。他也展现出鲜见的智慧。她还发觉他擅长操纵游艇。他的饮酒量大为减少，莎拉为此松了口气。他的嗜酒在他们婚前几乎令她开始担心。而他对她这只是为了开心。

他们的蜜月太惬意，她在七月时简直不想返回纽约，可

是借房子给他们住的朋友就要从欧洲回来。莎拉和弗雷知道他们必须住进自己的寓所，让生活恢复秩序。他们在纽约北边找到一幢房子。不过两人要先和她的父母住在南汉普顿度过夏季，以便装潢人员将新居布置妥当。

劳工节的次日他们回到纽约后，弗雷再度忙得没空找工作。实际上他除了找朋友玩，任何事都没空做。莎拉在这年夏天返回城里后发现了这件事。待两人进入自己的寓所，更是不能不面对这个事实。他总是在傍晚大醉而归，偶尔甚至半夜才回家。弗雷有时候会带莎拉出去，而他永远是宴会的主角，是每个人的好朋友，只要有范弗雷在场，大伙都会十分愉快——除了莎拉。早在圣诞节之前，她就非常绝望了。工作之事他绝口不再提，也不听莎拉的任何暗示，她似乎只喜欢狂欢宴饮，别无计划。

到了一月，莎拉的气色日渐苍白，珍妮找她过去喝茶，打探到底出了什么事。

“我很好。”她试图将姊姊的关怀一笑置之，但是茶具端上来后，莎拉的脸色变得更白，而且一口都喝不下。

“亲爱的，怎么啦？告诉我！你一定要说……”珍妮从圣诞节就开始担心她，莎拉在父母家吃圣诞晚餐时就沉默异常。弗雷作了一首诗祝福全家人，包括服侍他们多年的仆人，连汤家的狗也在大家为弗雷的诗鼓掌时叫了几声。众人都很高兴，并未注意弗雷有点醉。

“我真的很好。”莎拉坚持道，然后开始哭泣，倒在姊姊的怀里承认自己一点都不好。她凄惨极了。弗雷从不在家，成天在外面和他的朋友厮混，莎拉没有告诉珍妮她怀疑这些朋友当中不乏异性。他酗酒的毛病也益发严重，每天不到中午

就开始喝，有时候甚至一起床就来一杯，但是他对莎拉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他称呼她“他矜持的小姑娘”，对她的关切完全不以为意，更糟糕的是她发现自己怀孕了。

“这真是太好了！”珍妮高兴地惊呼。“我也一样！”她又说。莎拉泪汪汪的对着她笑，无法对她说明白她有多么不快乐。珍妮的生活完全不同。她嫁的是一个正经可靠的男人，对婚姻有责任感，而范弗雷并不是这种人。他迷人、幽默、聪明；但是责任感对他就像是陌生的外国语言。莎拉怀疑他根本不想安顿下来，只想永远玩世不恭。莎拉的父亲也在揣测有此可能，然而珍妮相信事情会慢慢好转，尤其他们即将为人父母。两姊妹发现她们的宝宝几乎会同时诞生——最多只相差几天——这个消息使莎拉稍觉高兴，然后她才返回寂寞的家。

弗雷照例不在家，当晚甚至没有回来。第二天中午他才怀着悔恨的心情回家，表示他打桥牌到清晨四点，只好留在人家家里，不愿意回来吵醒她。

“你真的只打了桥牌？”这是她第一次愤怒的对她发作，她凶悍的语气令他吃惊不小。以前她对他的行为总是平静的接受，而今天她显然在发火。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她震惊地注视着她，无辜的蓝眼圆睁，暗金色的头发使他活像汤姆历险记中的汤姆。

“我是指你在外面待到清晨一、两点，到底在做什么？”她的话中带着愤慨、痛苦与失望。

他孩子气地一笑，深信能够逃过这一关。“我偶尔稍微喝多了一点。那时候你已经睡着，所以我就留在外面。我并不想惹你生气，莎拉。”

“你已经惹我生气啦。你从来不在家，一天到晚和朋友在一起，每天喝得醉醺醺回家。这不是正常夫妻的样子。”她气得冒烟。

“不是？你指的是你的姊夫，还是一般的凡夫俗子？对不起，亲爱的，我不是彼得。”

“我从来没有要求你做什么人。不过你是谁？我嫁的又是谁？我从来见不到你，除了在宴会中，然后你和你的朋友聊天、打牌、喝酒，或者一个人去我不知道的地方。”她伤心地说。

“你要我和你待在家里吗？”他打趣道，她第一次看见他眼中带着不怀好意的神色，但是她要说个明白，吓唬他、威胁他改变这种生活方式。

“对，我希望你留在家。难道这很奇怪吗？”

“不奇怪，只是愚昧而已，你嫁给我是因为和我在一起很有意思，不是吗？如果你要的是像你姊夫这种无聊的人，你应该找得到，可是你没有。你选择了我。而你现在要我变成他那种人。唔，亲爱的，我可以向你保证那是不可能的。”

“那么以后呢？你会不会去工作？你去年告诉爸爸会去工作，到现在还没有实现。”

“我不用工作，莎拉。你简直烦死啦。你应该庆幸我不必像那些傻子一样找份烂差事，努力让一家人糊口。”

“爸爸觉得工作对你有好处，我也有同感。”这是她对他说过的最勇敢的一句话，昨天晚上她在床上躺了好几个钟头，思索要对他说什么才好。她希望他们能生活得更好，她能拥有真正的丈夫，然后生下孩子。

“你爸爸是上一代。”他注视她时眼睛闪闪发亮。“你是个

傻瓜。”他在说这些话时，她觉悟到早就该在他走进来时注意到了。他又喝了酒。现在才中午，而他分明已经醉了。她看着他只觉得好厌恶。

“也许我们改天再谈这件事情。”

“这倒是个好主意。”

然后他又出门了，不过晚上回来得很早，第二天早晨努力在正常时间起床，这时他才发觉她病了。他吃惊的在早餐时问起她的身体状况。他们请了一名佣人每天过来打扫、烫衣服、做饭。莎拉平时喜欢自己下厨，但是这一个月她根本无法面对厨房，只是弗雷很少回家，并未注意到这些。

“有什么不对吗？你是不是病了？要不要去看医生？”他从早报上方看着她，露出关心的表情。他听见她起床后吐得一塌糊涂，怀疑她是否吃错了东西。

“我去看过医生。”她静静地说，一面凝视着他，可是他过了好久才再度望向她，似乎忘了刚才问她的话。

“什么？喔……对了……他怎么说？感冒？你要当心点，现在很流行感冒。汤姆的妈妈上星期差点病死。”

“我还不至于病死。”她说完他又开始看报。沉默良久之后，他终于再将目光转向她，完全忘了刚才两人的对话。

“英国的爱德华八世和那个辛普森夫人闹得真是满城风雨。她一定很特别，才能让他放弃王位。”

“我觉得这很悲哀。”莎拉严肃地说。“那个可怜的国王已经吃了不少苦，她怎能这样子毁掉他？他们在一起会过什么样的生活？”

“说不定很有趣呢。”他对她浅浅一笑，显得英俊极了。她不再知道自己是爱他或恨他，他和他的生活已经变成噩梦。不

过珍妮也许是对的，也许等他们有了孩子，一切就会恢复正常。

“我快要生宝宝了。”她低声对他说。他起先好像没听见，然后他转向她并且站起来，似乎希望她是在开玩笑。

“你是说真的？”她点点头，无法再对他说什么，泪水盈满她的眼眶。能告诉他对她是一种解脱。她在圣诞节以前就知道了，却一直没勇气对他说。她希望他能好好待她，希望能在两人独处的时刻宣布。不过自从七个月前的蜜月之后，至今还没有这种机会出现。

“这是真的。”他从她的眼光明白这不是假的。

“太可惜了。你不觉得太快吗？我还以为我们很小心呢。”他的神色不悦，她只觉得随时要哭出声来，只好强行忍住，以免在丈夫面前出丑。

“我也觉得。”她扬起泪眼汪汪的眼睛对着他，他走过来揉揉她的头发，当她是个小妹妹。

“别担心，不会有事的。预产期是什么时候？”

“八月。”她不愿意哭。但是控制情绪实在太难了。至少他没有大怒，只是不大高兴。她得知这个消息后也不很兴奋。他们夫妻之间感情太淡，时间太少，太缺乏沟通。“彼得和珍妮也在差不多时间要再添一个宝宝。”

“他们可真走运。”他讥诮地说。不知道现在要拿她如何是好。婚姻的担子远比他想象的沉重。她几乎整天坐在家中，等着将他困住。此时当他低头看着她，她的表情变得更凄惨了。

“对我们却并不幸运，对不对？”她忍不住流下两滴泪水。

“时机不大好。但是这种事大概由不得你吧？”她摇摇头，

他随即离开房间，半小时后他出去时，也没有再对她说什么。他约了朋友共进午餐，没提何时会回家。他从来不说。这天晚上她哭着睡着，而他直到次日早晨八点才出现。他照例喝得大醉，走到客厅的沙发就支持不住了。她听见他进来，但是当她找到他时他已经不省人事。

此后的一个月充分显示出他对她的怀孕十分震撼。结婚的本身对他就是一大考验，而孩子的事更加令他满心恐惧。一天晚上她和姊姊、姊夫共进晚餐时，彼得试着向她说明怀孕的情况，而此时她和弗雷的不美满对他们已经不是秘密。自从她告诉姊姊怀孕之事，对他们俩就不再有任何隐瞒，但是其他人还不知道实情。

“有些男人就是对这种责任无法接受，这代表他们必须自己成长。我承认第一次也吓坏了。”他对珍妮怜爱地看一眼，再转向莎拉。“弗雷本来就飘浮不定。不过等他冷静下来就会明白这对他并不是什么要命的威胁。胎儿还小的时候不会造成什么影响，但是等你产后情形就不同了。”彼得其实十分同情莎拉，只是嘴上没说出来；他时常对他的妻子说弗雷是个杂种。但是他不想对莎拉说出他的想法，他宁可多给她鼓励。

不过莎拉的情绪非常低落，弗雷的表现和酗酒也日益恶劣。珍妮费尽了心思才使莎拉吐实。最后她拉着莎拉去采购。两人来到第五街的商店，莎拉倏地脸色发白，勉强抓住姊姊以免摔倒。

“你还好吗？”珍妮被她的气色吓呆了。

“我……我很好……不知道怎么了。”她感到一阵剧痛，不过只持续了一会儿。

“我们先坐下。”珍妮立刻找了张椅子让妹妹坐下，莎拉